

赵伊坪和他的《红灯笼的故事》

■刘碧莹

坚定的播种者

公元1910年7月23日，赵伊坪出生在郾城县崇圣祠街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他8岁入县立高等学堂，1924年夏毕业后，经族叔资助，赴北京育德中学读书，结识了彭雪枫等进步青年，后同彭雪枫一起转入汇文中学，参加了声援上海五卅爱国运动的斗争。经彭雪枫介绍，赵伊坪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由团转党。

1927年初，赵伊坪回到家乡郾城，筹备创建了郾城县文化促进会和平民子弟小学。以此为契机，组织发动进步青年，阅读《向导》等刊物，宣传国民革命，教唱“打倒军阀，驱除列强”等迎接北伐歌曲，嘹亮雄壮的歌声为这个古老的中原县城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搜捕以赵伊坪为首的三位赵姓党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赵伊坪不畏艰险，坚持斗争，隐藏在仅能容身的楼梯下，用芦席围着一盏小油灯，刻写宣传革命的文件和传单。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邻居、黄包车工人陈遂金用一根粗井绳系着赵伊坪坠城而下，帮助他逃离了虎口。遵照党组织指示，赵伊坪远赴西安入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

1932年，赵伊坪又回到家乡，在地处郾城、临颍两县接合部的坡底村万寿寺小学、向十镇张氏私立小学、泌阳县象河关小学，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传播新思想，播下新火种。

红灯笼的故事

1935年春，受河南党组织的委派，赵伊坪到新创办的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由民主人士、河南著名教育家王毅斋先生领衔所办的私立学校。先后有赵伊坪、郭晓棠、梁雷、杨伯笙、王乐超等一批地下党员加入，逐渐成为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开展活动的中心和培养革命青年的阵地。

赵伊坪教国文。在课堂上，他总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满激情并极具感染力的教学模式赢得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讲解那些爱国主义的历代诗词，如陆游的《示儿》《书愤》，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他总是先把全文写在黑板上，一句一句的讲解，让每首诗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课。讲到动情之处时，他往往激情难抑，声泪俱下，带领全班学生一齐朗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充满民族气节的不朽诗歌，深深地印刻在青年学生的心中。

在进步作家姚雪垠、师陀等人的配合下，赵伊坪创办了《群鸥》、《蓓蕾》等刊物。他以蔚灵、芒种的笔名发表诗文，鼓舞了大批青年的民族热情。赵伊坪还利用学校训育主任的身份，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牺牲大同盟，并担任主席，出墙报、办刊物，读进步书刊、唱救亡歌曲，走出校门，揭露时弊，宣传抗日，在当时茫茫中原一片黑暗低沉的社会气氛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点亮了一盏抗日救亡的明灯。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

步形成。彭雪枫会见赵伊坪，指示他奔赴山东，开辟鲁西北抗日新局面。

赵伊坪要离开大同中学开始新的战斗生活了。

大概是1937年1月中旬，学校刚放寒假，进步青年学生穆青、冯岩泉邀集了几十位同学，会同姚雪垠、梁雷等老师，在赵伊坪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就在欢送会上，赵伊坪老师意味深长地给大家讲了一个《红灯笼的故事》，作为临别的赠言。

这是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其梗概是：从前，当原野还停留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时，有一个较文明的部落，居住在一个青山绿水、土地异常肥沃的地方。他们勤劳智慧，逐步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还创造了象形文字，铸造了青铜和铁器，于是就一代一代繁衍下来了。但是经过长期太平安逸的岁月，人们在懒散和保守中失去了进取精神，就逐渐被周围的部落欺凌和侵蚀。很多人战死了，很多人沦为了奴隶。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和屈辱，使整个部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这个部落的老酋长，在战争和忧患中早已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在又一次强敌入侵的时候，他把两个年幼的儿子唤到跟前，叮嘱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千万不要忘了为爸爸和部落复仇。孩子们问他：“我们长大成人后到哪里去寻找爸爸？”他说：“到深山里去，在那里，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每逢漆黑的夜里都有一盏血红的红灯笼，在你们指引着方向……”

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两兄弟中的弟弟再也不能忍受被奴役的痛苦，便率领着一群挣脱了枷锁的奴隶，用鲜血在帽子上涂上一颗红星，逃出了敌人的樊笼。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路过陷人的沼泽，在敌人的不停围剿和追击下，忍饥挨饿，百折不挠地向高挂着红灯笼的深山走去。不幸的是，正当他们快接近红灯笼的时候，一支毒箭却从背后射伤了英雄的弟弟，而发出这一毒箭的射手正是他的哥哥。

这时，天地一片漆黑，远远地随风传来了老酋长仰天呼唤的悲声：“孩子们回来吧，回来吧！千万不要再自相残杀了……”而在他身边的那盏不息的红灯笼，在黑暗里正闪烁着血红的光亮，它比人世间任何一样东西更美丽、更鲜艳……

赵老师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鸦雀无声，但谁心里都明白这寓言的现实所指和它深刻的含义。最后，不知谁小哼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接着大家便一起唱起来。就在这曲热血沸腾的歌声中，同学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寒夜。



几天后，在千里之外的福建巡抚衙门大堂，一千官员匍匐地，巡抚何璟朗声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百里加急宣谕：仙游县知县陈星聚，无端寻衅，滥捕友邦人士，挑起外交争端，着即摘去顶戴花翎，开缺回籍，永不叙用！”

宣谕毕，何璟看到跪着的众官员面面相觑。也许，巡抚大人就是为这一件事才召见全省官员的。在此之前，陈星聚已从仙游来到巡抚衙门听勋，没想到的是，就因为他把洋人捆上了大堂，甚至还来不及及审判就被摘了顶子，即便如何恨这样的一方大员，面对这样的局面却也是爱莫能助，因此他匆匆把把令宣就返身入内。可见他和绝大多数的官员一样，对朝廷如此畏洋如虎是不以为然的。这从宣布对陈星聚的处分后不久，巡抚大人面冷如铁和官员们陆续走出巡抚衙门时纷纷议论着并四处散去，就能看得出来。

陈福挑着箱笼从大门走出。他出来后不久，一副平民装束的陈星聚也在巡抚大人和朱木言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耀堂啊，官无常势，本不足为怪，这次你虽然是为我大清长了脸，但也确实孟浪了些，让那些仰洋人鼻息的大官们脸上挂不住了！唉，本抚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唉！回去就回去吧，出来这么多年了，也该回去享享清福了！唉！”从何璟的话里可以听出，作为一方大员，他对陈星聚的所作所为是认可的，而且他也利用自己的渠道努力为他进行了开脱，然而他已经无能为力，所以，他亲自把陈星聚送出官衙时，只能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了。

此时的陈星聚已经心灰意冷，当然他对面前的一切也是理解的，因此，未待巡抚大人再往下说，便躬身道：“大人厚恩，无以为报！大人保重！”

已经走到何璟身后的朱木言，见何璟面现唏嘘，忙上前道：“耀堂兄，朝廷也有难处，咱们这些做臣子的，该体谅的还是要体谅些，以后兄在老家若是遇到难处，就写信给我，大忙帮不上，小忙该帮还是要帮的！”

也许，这样的时刻本不应该由朱木言站出来说什么，但毕竟他是大衙门派到这里的京官，虽然品级不高，但牵扯到洋人的事情，即便是巡抚何璟也要听他的意见，何况陈星聚来到仙游后就因为洋人而和他有了多种交集，因此他在此时

说出这样的话，让陈星聚听了也算是些许的安慰了。

“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二位大人请回吧，星聚告辞了！”陈星聚说罢又是一揖到地。

就在他们施礼告别的同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又是一匹快马疾驰而来。

一个官差在衙门前滚鞍下马：“禀大人，军机处六百里加急！”

何璟急忙接过公文匆匆看后又展开宣道：“圣上亲政，各国将派朝贺，琉球国已派密使前来商讨该国来贺事宜，特委陈星聚领旨衔就近赴福州琉球馆迎接，并伴琉球密使来京！”

陈星聚急忙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

洋人盯上了台湾

已经进入夏天的仙游虽然热，但海面上不断有风刮起，那热就不像北方那样的闷，而是一种略带咸味的热风裹身；成年二辈子都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夏天和往年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曾经竭力挽留却并未留住的大人到底还是走了，新来的知县也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敢于任事，整个县城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回到了原样。

法国洋行也恢复了原来的神秘。在利玛士的经理室里，戈巴抽着烟来回踱步，而利玛士则面对着墙上的地图凝视。看起来他们就这样度过了不短的时间了。

“决定了么？”终于，利玛士打破了沉默。“是的。”戈巴边回答边从桌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袋卷宗道：“这是你新的身份，以后你就要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利玛士从袋里拿出一查资料翻看了一下笑了起来：“玛士牧师？有意思，这是我第几个身份了，戈巴先生？”

“利玛士先生，不，以后就应该叫您玛士牧

师了，我们都不能忘记，法兰西的骑士一切都要以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我们所有的身份都只是一个符号，这你懂吗。我不是和你一样吗？”戈巴习惯性地耸了耸肩回答。

利玛士点了点头：“是的，我明白。”

戈巴走近一步道：“你更应该明白的是关于越南问题我们和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你可能还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全面控制了琉球，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台湾，知道吗？”

利玛士一愣：“台湾？”

“对，台湾要出大事！”戈巴严肃起来。

利玛士有点紧张：“什么大事？”

“做情报工作的利玛士先生难道不知道琉球的难民在台湾被杀的事吗？”

利玛士有点不解了：“那不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吗？况且官府已经派员去处理了，还会出什么大事？”其实关于琉球人在台湾被杀的事情利玛士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件事就发生在前不久，琉球国官古岛岛民的船队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据说船上六十九人当中三人溺死，五十人被害台湾生番杀害，仅二十人生还回国，此事中国方面称之为“牡丹社事件”。

此事发生后，日本就妄称琉球是日本属邦，试图吞并琉球，并准备以此为借口对台湾岛发动大举进攻。

戈巴摇摇头道：“看来我们的利玛士先生还是对这件事缺乏认真的分析，说琉球人的船被风吹到了那里，哼，你信吗？可那些人确实是被那里的生番杀害了，这就给了日本人登陆台湾的借口，据说他们已经准备武力登岛了，知道吗？而基隆的煤炭则是我们的军舰急需的燃料，台湾更是我们的囊中之物，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

利玛士一惊：“怎么？日本人真的要打台湾？”

戈巴沉声道：“对，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大陆作为对外拓展的主要目标。入侵台湾，吞并琉

在烈火中永生

1939年3月初，八路军先遣纵队由山东冠县东南庄出发，预定在在平县琉璃寺、许庄一带同范筑先纵队和中共鲁区党委委会。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赵伊坪和到达区党委书记张霖之等一起，经过两个夜晚的行军，于3月5日黎明前到达琉璃寺，准备稍事休息后继续东进。

刚刚停下，准备稍稍消解一下一夜行军的疲劳时，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猛烈的排枪声。这时，从高唐出动的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日本兵突然闯到琉璃寺的北门，用汽车堵住寨门口，疯狂地向寨门冲击。八路军警卫部队凭借琉璃寺四周的寨墙和水满沟深深的壕沟，用一排排的手榴弹和一阵阵密集的火枪火力把敌人打退。下午六点多钟，夜幕即将降临，中共鲁西北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决定突围转移。在警卫排的掩护下，纵队和区党委先行向四新河以东的许楼转移，张霖之、赵伊坪等首长均骑马跟进。不料日军施放毒气突入阵地，抢先占领了许楼。赵伊坪等行进途中，突然遭遇敌人猛烈炮火的袭击。赵伊坪因高度近视又丢失眼镜，加之身上几处重伤，误入许楼，坠马落地，不幸落入魔掌。日军从他的装束和坚毅的神情中判断赵伊坪并非一般人物，把他拖到许楼十字街口，施以酷刑。赵伊坪坚贞不屈，怒斥其残酷暴行。恼羞成怒的日军把他捆绑后全身浇上汽油，熊熊烈火染红了夜空。赵伊坪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伊坪没有死，他挺立在烈火中永生！伊坪没有死，“红灯笼”的光芒将照耀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

心灵漫笔

树是乡村的眼

■吴继红

树是乡村的眼，更是城市的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天南与北北，此处影婆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没有树的村不叫村，没有树的家不叫家。一个院子、一个乡村、一座城市、一幢建筑，有了树，才算有了生气和灵气。

乡下人喜欢种树，房前屋后，犄角旮旯，只要有一点空余，都要栽上树。池塘边种上一圈柳树，大路边种上两排杨树，院子里栽上一棵杏树、石榴树、无花果树或枣树，既观花又食果；更不消说盛夏炎炎，搬张小桌，摆几个小板凳，几样简单的时令蔬菜红红绿绿摆上去，一家人摇着蒲扇就着头顶的如盖绿荫边吃边闲话家常，看着就消暑。

桑葚树、槐树、柿子树、桃树、苹果树，在乡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路边、沟头、闲下来的院子，抑或农场院边，随处可见，面目朴素得就如同家里散养的阿猫阿狗。有时候一场细雨，满坡的绿芽就会密密麻麻地破土而出，如果不是有一天它忽然长大，拔地而起，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萌芽，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大的；更不会关心，它为了长成一棵大树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代价。乡下有句土话：“树底下不成树，人底下难熬人。”话虽如此，可人们并不关心这些，地里的收成，家里的牛啊猪啊又下了几个崽……里里外外这些杂事已经够他们操心的了。

乡下还有句土话：“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庭不栽鬼拍手”。“鬼拍手”就是杨树。杨树叶子手掌大小，肥厚墨绿，长得速度快，且一旦成树，树荫便极密实，说是密不透风也不为过。倘若有风的夜晚，树叶子的被吹得哗啦啦响，如同有谁在高处拍手。如果有月还好，庭中或许会如“藻荇交错”；倘若月黑风高，院子小，或四处空旷无人，那便不免阴森可怖了。杨树长得极快，成树在宅院里不好砍伐，所以，乡下的院子里，很少栽杨树。除了不栽种杨树，也不栽柿子树，可能是因为“柿”字和“事”谐音。村子里的桑树，会让离家在外的老人想家，他们会把故里说

文化动态

品读《诗经》之美读书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8月31日晚，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组织的“越古老 越美好——品读《诗经》之美读书分享会”举行，二十余名《诗经》爱好者齐聚沙澧书院，分享读书感悟，畅谈读书心得。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专门从舞阳赶来的孟寨镇中心小学教师柴奇伟说：“读《诗经》，不是让我们像孔乙己一样只会之乎者也，也不是让我们在人前卖弄，而是让我们从《诗经》这面镜子里，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读《诗经》，是为了让我们站在古人的肩上，珍爱和平，牢记使命，尽自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呵护家人、善待朋友，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活动预告

水韵沙澧读书会将于9月下旬举办【认识照亮生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先生作品阅读分享会】，具体时间待定，工作人员会根据报名人数联系方式一一通知。时间一般为周五晚上六点半至八点半。参加人员可选择李佩甫先生的作品进行阅读，数目不限，提倡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感悟。因场地有限，参加人员仅限二十人，请提前报名、提前阅读并写好读书心得、读后感悟、书评等。拒绝空降。活动地点：新闻大厦六楼漯河日报社书院（嵩山东路新闻大厦六楼）。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链接——<http://msg.weixin.qq.com/t/a1c4529b3bb72954bde8a6ef87756630>

“起初，英美这些国家的驻日使节都对日本做法没有异议。但到出发前夕，不知什么原因，英美等国却转变了态度，因此日本高层不得不下令军舰延期出发，但在港口整装待发的军方却不予理睬，据可靠情报，日本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已经率舰抵达台湾社寮港。”

“真的？”利玛士被这消息惊得瞪大了眼睛：“这么说日本人已经得手了？”

戈巴摇摇头说：“不不，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日本人现在的国力还不足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台湾生番的抵抗下，他们也遭受很大的打击，再加上传染病的侵袭，日军纷纷病倒。同时，清政府在做了很大让步的同时，也派了部队登岛，日本人清楚自己的国力还不足以和中国全面开战，所以，我判断他们将会在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所谓赔偿后主动撤出台湾。”

“主动撤离？”这回利玛士是真的有点不相信了。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狼一样的日本人不会轻易丢掉了嘴里的肉的，他们的撤兵也绝对是无奈、暂时的放弃，一旦有可乘之机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的！”戈巴肯定地说。

利玛士点点头道：“凭我们对日本人的了解，我非常认同将军论断的精辟，那我们？”他征询地看着眼前这个虽然和自己不属于同一系统，但官阶比自己高了许多、的老牌职业军人。

这时的戈巴果然是一副军人的姿态：“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机会来了，至少我们不会和一头狼同时去抢一块肉吃，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做好登陆台湾的准备，现在海军部建议情报部派你去那里，就是要先期做好情报的收集工作，以配合我舰队将来登陆台湾！”

（未完待续）

